

兩漢金石記卷第七

漢故豫州從事孔君之碑

隸

額十字一行額已剥泐之甚舊拓本孔尚隱隱可辨今新拓者孔字亦不見矣

君諱褒字文禮孔子廿世之孫泰山都尉之元子也

是第二行

天口口口口幽讚口口治家業春秋口綜極口

典篇藉靡遺只琦多眇爲淵爲林博學多識口垂

是第三行

勞是口口口之徒口遠口來林州郡鱗淳于集口

是第四行

猶觀山采玉口口口故口口口世之名口口口之

俎第五行

提牛

州高廉之事

擅名之之虧固辭峻叱

鳴覽圖元節所過夷

危濟渡窮厄後會事覺

授命喪予英彥引各

靡同懷有勇臨難

府君尚享有若魯相汝南陳

如義戢士乃碑臨

既敷表人少不可知

右漢故豫州從事孔君之碑牛氏金石圖云在

阜孔子廟同文門內西側北向高七尺五寸闊二

尺八寸厚六寸有半碑出於縣東周公廟側廢田
中雍正三年鄉民犁田得之以告廟官陳百戶乃
輦置孔廟列於漢諸碑之次碑在土中時正面向
上故碑字泐寘甚惟弟一行諱字家世皆具知爲

泰山都尉宋之長子也前叙後銘立石歲月不可

知矣其額十字一行下有穿其文每行三十字其
行數以今拓本審之可見者十四行耳然拓者紙
稍窄每不見其後二行則僅見十一二行者有之

碑既泐蝕將盡而拓者復惜紙若此可慨也已

牛氏金石圖所摹之字本不足據今以是碑完字

太少故牛氏之圖有差可從者亦即據之其牛氏

釋誤者則亦表而出之

弟三行琦字牛氏訛作劉

訛圓濟牛訛有其餘

半字之訛者不具論

凡碑內之字略可見者百七

十字而已文內叙其技匱張儉兄弟爭先事則吳

山夫金石文存引三國志崔琰傳注詳之而予

補著者則朱氏經義考於孔宙弟子皆載治嚴氏

春秋條下此碑云治家業春秋則襄能世嚴氏之

經無疑因据此碑補書豫州從事襄於承師門內

漢孔德讓碑

無額碑一作碣佚
孔氏釋作孔諲碣

孔諲

字德讓者宣尼公十世孫

孔諲

龜尉君之子也多體

蘭石

自然之姿長膺清少孝

之行禮述家業祚譽

秋經

升堂講誦深究聖旨弱冠

而仕歷龜諸曹史季

世四

永興二年七月遭疾不祿

右孔德讓碑永興二年立牛氏金石圖云在曲阜

縣孔子廟同文門西側北向高二尺四寸闊一尺
四寸厚五寸隸續云孔謙碣甚小一穿微偏有量
一重起於穿中復有兩量在右其一甚短與它碑
小異文八行行十字後餘兩行愚按穿當五六兩
行之間第八行止二字通計七十二字今洗石精
拓尚與洪氏所見相同牛氏近在兗州乃云剥落
所存不滿四十字則無怪乎吳氏金石文存空至
二十三字之多矣

碑云翟述家業脩春秋經此孔廟之次子也愚已
補載其爵氏於經義考承師門孔褒一條之後矣
然據其文曰脩春秋經則德讓必自有纂輯之書
未可槩以嚴彭祖之師法泥之也

長膺清下洪作妙按古無妙字或書爲眇然此石
本今尚可見止一少字居中其左並無女目等字
之偏傍或當日省作少即是眇字乎若直繹為女
旁之妙則非也

漢孔宏碑

是第行額無

日令辰 謁 之

是第三行

禾陰陽以興雨假爾敬仰

是第四行

山觀林木之

是第五行

山

是第六行

山

之典謨德言章先民有魯而之獲
福昔左周人

鼎弟齊

目而銘之咸自紀夫

鼎弟齊

口

口魯口呴獲

此處空一行無字

口口口海兄基人

口口口東海鄰人

右孔宏碑土人名吉日令辰碑又曰魯相謁孔廟
殘碑今第一行尚可辨日令辰字牛氏金石圖云
在曲阜孔廟同文門東側北向高二尺七寸闊二
尺三寸厚六寸又曰碑剥落如孔謙碣姓名漫不
可辨讀金石籍据舊捐本得知是宏碑也方綱按
此碑雖與孔謙碑製小而多泐相同然不得援孔
謙以例此者孔謙上下穿暈分明碑式碑文皆可
按隸釋而定之則與碑文明白者無以異也此碑
則上半之字前行之字皆不可識則未審其上別
有缺落與否而中間露出諸字皆無地里爵氏可
據乃其六行文後別隔一行列二行云云則是二
人之鄉貫又與碑後題立碑出錢之式不同則實
未敢定爲何等碑矣且此碑之名爲孔宏者僅見
於牛氏金石圖牛氏所云讀金石籍据舊捐本者
隱約其辭並不確指出於何書且果有舊拓本則

所摹碑圖亦必較今日所拓明白處略多數字而以予得今日洗拓稍精之本亦已較牛氏多識出其十許字則牛氏未見舊拓本可知矣是以吳氏金石文存竟置是碑弗著予則姑依牛氏題目著之而竊附其說如此

第四行弟五字牛摹作與第九行人上一字牛摹作各皆訛凡牛氏圖中全字三十有五方綱所釋者全字四十有四凡碑中可見之字除中間空一行無字外其有字者前後八行前六行行十三字後二行行七字

後漢郡國志東海郡有祝其縣又有鄰縣此碑後另起二行其第二行是東海鄰人無疑其第一行則海上一字不甚分明未敢臆定爲東字海下二字上一字或近於祝下一字其字下似多二小畫者亦未敢遽定爲東海祝其人也然其爲二人鄉貫則確不可易耳他碑此例甚少

此碑雖泐甚然字勢尚勁逸牛氏以爲臃腫無神彩謬矣然即此亦可見牛氏未曾見舊拓本也

五鳳二年石刻

五鳳二年

魯世四丰

六月四日成

直靈光殿基西南步曰太子

釣魚池蓋劉餘以景帝子封魯

故土俗以太子呼之明昌二年

詔修孔聖廟匠者取池石以

充用土中偶得此石側有文曰

五鳳二年者宣帝時号也又曰

魯卅四年六月四日成者以漢

書考之乃餘孫孝王之時也西

漢石刻世爲難得故予詳錄之

使來者有考焉提控脩廟朝殼

大夫開州刺史高德裔曼卿記

右五鳳二年石刻牛氏金石圖云石高一尺一寸
闊一尺九寸厚一尺字刻右方周方七寸在曲阜

孔子廟同文門西側北向

錢竹汀詹事潛研堂金石文跋尾云魯孝王慶忌
以後元元年嗣則五鳳二年當爲孝王之三十三
年與石刻不合方綱按魯共王餘以孝景二年立
爲淮陽王二年徙魯二十八年薨此魯共王餘之

二十八年者漢武帝元朔元年也史表書曰元朔元年安王光嗣四十年薨則是安王光未逾年改元矣既以元朔元年爲安王光之元年則自應以征和四年爲孝王慶忌之元年而自征和四年計至五鳳二年正是三十四年矣史表書曰後元元年孝王慶忌嗣者據各國赴告之文書之非孟堅之失也蓋孝王上承安王之制未逾年改元而其赴告於朝則曰後元元年嗣位若逾年改元也者此或魯國臣下諱言未逾年改元而爲此赴告之詞漢朝未能核正之耳

此刻曲阜人皆言是石朱竹垞以爲甄者非也此刻凡三行十三字文甚完具孫北海以爲殘字者非也此刻乃漢初篆變爲隸之書然可云隸而不可云篆且止可謂之隸而不可謂之兮朱竹垞吳山夫以爲篆書李光映以爲八兮書者皆非也予於隸八兮考卷內詳之

十三字中惟五字中畫六字下畫尚餘篆勢鳳之鳥魯之魚皆於篆理相合渾淪樸古隸法之未經琿鑒者也婁彥發舉漢隸年字垂筆之長蓋僅見

楊孟文石門頌耳不知西漢之字已開此法矣
膠州高南鳳翰嘗以是刻舊拓本手自鈎摹今
餘姚張氏爲鋟木以傳之然原本鳳字兩旁並無
今出之波魯字上半中有直畫魚下之火亦尚今
明高摹皆誤

居攝墳壇刻字

祝其卿

墳壇

攝三筆

二刀筆

右祝其卿墳壇

正問府

卿墳壇

居攝三筆

二刀筆

右上谷府卿墳壇

二墳壇刻字皆居攝二年二月造牛氏金石圖曰
二石龕龕椁四圍而鑿其中刻之於內祝其卿龕
崇一尺廣二尺厚一尺五分其龕崇二以爲鑿崇
以其三爲兩椁之崇十分其龕廣三而殺之以爲

鑿廣鑿廣五寸五分餘以爲椁廣三分其椁廣一
在左二在右以置其鑿弦鑿於龕上下中也以其
厚之弱爲之鑿深上谷府卿龕崇與廣厚如祝其
之數惟鑿廣十分其龕廣而三之六寸也他形制
從同同在曲阜縣孔子墓前雍正十年廟官陳百
戶移置孔子廟西齋宿所愚按洪氏繫釋不錄此
蓋以其篆與隸不同且洪氏未見此拓本也然洪
氏有三條論此頗精核其一隸續新器候鉦跋曰
趙氏有居攝墳壇刻石二其一曰上谷府卿墳壇
一曰祝其卿墳壇皆居攝二年造趙云上谷郡名
祝其縣名王莽時官名日易史家不能盡紀不知
府卿祝其卿爲何官予嘗於廣漢屬國造橋碑論
之矣應劭所云大縣有丞左右尉所謂命卿三人
漢隸有吳郡府丞武開明碑而武榮碑中稱之曰
吳郡府卿又沈子琚隸竹江堰碑云縣丞王卿則
居攝墳壇所刻乃上谷府丞祝其丞也予未獲此
二碑因說王莽侯鉦故并及之其一隸釋蜀郡屬
國辛通達李仲曾造橋碑跋曰漢志屬國置都尉
一人丞一人又注引應劭云大縣有丞左右尉所
謂命卿三人小縣一丞一尉者命卿二人隸刻有

武開明碑終於吳郡府丞其子榮碑中書爲吳郡
府鄉沈子琚碑有云縣丞犍爲王卿諱某字季河
據史及碑則漢人蓋有稱其丞爲卿者此題不顯
題辛君爲都尉而謂之明府則李君稱卿蓋是屬
國丞也其一縣續南安長王君平鄉道碑跋曰碑
有丞汁邡王卿尉縣竹楊卿姓名應劭云小縣一
丞一尉所謂命卿二人此碑丞尉皆稱卿與應說
合

此刻乃是篆非隸與五鳳年字殊矣祝其卿墳壘
字剥泐尤甚攜上居字今已不可辨

張墳曰祝其縣東海郡新莽天鳳改名曰猶亭山
此在居攝時故猶曰祝其非左傳杜注夾谷即祝
其隸泰山郡之萊蕪者也方綱按漢志祝其縣東
海郡下泰山郡則無之蓋左傳之祝其非漢之縣
名矣

魯王墓石人刻字

廂門山文

模故樂廟亦

宜巖君亭

右魯王墓石人刻字牛氏金石圖云在曲阜縣東

南五里許張屈莊西魯王墓前東側一石人介而執殳高五尺腰圍七尺刻曰府門之口一石人冕而拱手立領下裂紋如滴泪痕高五尺五寸署圍七尺五寸胸刻漢故樂安太守麤君亭口十字兩石人並肩而面向相去者五六步云予初得二拓本諦審之其一云府門之下一字是卒字其一云漢故樂安太守麤君亭下一字是長字既而又拓得一本則并其弁首眉目皆拓出之牛氏雖云自腰以下陷土中不可見然今所拓字實已全具非其下尚有字也筆法整勁漢篆之巣工者

按漢書地理志樂安本千乘和帝永元七年更名樂安是此刻爲東漢時字無疑吳山夫金石文存據鄭莊眭說山東省志載魯恭王孫皆葬此因謂麤姓出於魯恭王之後亦未然也又按錢辛櫞潛研堂跋尾云漢制諸郡置太守王國稱相和帝永元七年改千乘爲樂安國質帝本初元年以樂安國土卑溼租委鮮薄徙樂安王鴻封勃海自後無封樂安者蓋已罷爲郡矣此稱樂安太守其在桓帝以後乎慶姓不詳其所出韓勑碑有故涿郡太守麤次公故樂安相麤季公皆魯人也則麤固魯

之名族矣季公故樂安相桓帝永壽中猶存此刻所云麤君豈即季公平季公王國相而追稱之曰太守猶荀諤爲朗陵侯相而文若傳稱朗陵令也張石公墳曰千乘國漢高帝置王其國者三人賢也

前漢此一人建也仇也仇薨子寵嗣和帝永元七年

改國名樂安王其國者二人寵也嗣寵者鴻也質

帝立本初元年徙王鴻於勃海此後王樂安者不聞焉國既無食不應有相而桓帝永壽二年韓勅碑有故樂安相魯麤季公題名其曰故者則在質帝之前或爲寵相或爲鴻相而罷歸者也既無食

無相當罷爲郡則應置太守陸續之中子逢爲樂安太守者是也此石人字曰樂安太守麤君者爲季公之後裔或族人而不可即傳會爲季公也

府門之卒四字一行直下漢故樂安太守慶君亭長十字則分二行牛氏云一人介而執殳然今以全拓本審其位置則腰間府門之卒四字乃正當其中而所執之殳微偏左耳牛氏摹本以四字偏右非也

漢碑陰

曹 薛夏侯 奏曹史下

蔣

薛曹史文陽

功曹史薛曹嘉

曹史蕃仲力

中部曹鄆蕃郭尚

中賊曹史薛荀璿

南部曹鄆文陽侯脩

左賊曹史

北部曹鄆魯王壽

右賊曹史韓

守卿文陽張耽

左決曹史虞

左戶曹史魯孔元

右決曹史文陽馬宗

右戶曹史薛

曹史

曹史

爰

曹

右漢碑陰牛氏金石圖云高四尺濶二尺厚三寸
碑今在曲阜顏氏家其正面無字矣此其陰亦泐
甚滿石皆縱橫鏟鑿之痕有類竹葉俗呼竹葉碑
云

碑上有穿穿之上隱隱似有字者右一行末微露
山左一行末微露曰然却在其陰而其正面益不
可知矣陰凡十一行行十六字牛氏金石圖所摹
者纔四十八字而已乾隆壬辰秋八月二十一日
揚州羅兩峯聘持是碑拓本於城南陶然亭請予
及錢辛楣同審定後數日見海寧陳竹丁以綱釋

文後四年丙申秋曲阜孔莊谷繼涵以精拓本見贈於是合前後所見諸本及釋文重加審繹凡得可辨之字九十有八半字三而碑陰之文幾全矣其缺泐處則實不能定其所闕字數耳故第就圖式書之

弟一行弟一字曹牛氏誤釋作雷第二行蔣字牛誤作府第三行蕃牛誤不成字

陳竹刀釋者凡六十餘字今不復重錄也而錄其跋於此其跋曰其職則有中南北晉郵奏曹辭曹中左右賊曹左右決曹諸史皆屬吏也其貫則有

魯薛蕃汶陽皆魯國也攷漢人碑陰脩廟者有出錢數墓碣則加門生故吏字且貫雜他郡惟紀本郡長官功德則不然張納馮煥二碑其例也此碑人不出屬吏貫不出魯國而書法與張馮二碑不異則魯國長官德政碑也後漢書百官志曰都尉今縣治民者比郡其監屬縣有五部督郵曹操又曰皇子封王其郡爲國每置傅相如太守則有五部督郵者知不僅太守矣魯國也無太守及都尉則有此督郵者非魯相而何陳跋又云其人姓名惟存郭尚王壽二人而方綱今所審釋則縣名

又得卞卞亦魯國屬也其人姓名又得曹嘉集脩
張耽孔元荀瑤五人而孔之名又足補蘇繹所記
孔氏譜牒人名之所未及不可謂非幸矣

乙未四月屬曲阜顏運生拓此無字之正面來以
資考證其年冬運生拓以來精心諦審其正面穿
下約有文十三行則其陰十一行者或亦有有未
辨之字未可知也第一行隱隱審度其字似是□
□□□字□□似是一字
是沛國□沛國有向縣人

也第二行第三字似是漢第三行第二字是造餘

則無字碑矣此碑洪氏所未見然即洪所已錄而

今未見者尚多則山巔水涯井竈屋址片石隻辭
可摩挲諦視者知復何限神物之遇合顯白當自
有時顧天下學侶凡遇舊迹名區一瓦一礫毋輕
視之而督工繕役職有攸司者又不待言矣因跋
此碑而重有感焉爲賦三詩綴於後石筍園林放
翁感秦中樂府白公歎今人若肯荒苔拭莫與前
詩一例看鄱陽曾續史游章考索諸碑語未詳斷
玦殘圭復何限窪尊石臼審圓方泐勢翻將竹葉
題童敲牛礪或鋤犁誰家雪色高堂壁月下紛紛

詫仲圭





